

# 苗山深处瑶寨雪痕

□石奎(苗族)

户开展,大川积劳成疾,当天晚间,他突然脑溢血,倒在卧室,儿子小平将他送到县城抢救后,转柳州住进重症病房。

听到消息,我焦急得心跳加速,忐忑不安,安监局等着大川,扶贫工作等着大川,瑶胞还有许多事指望大川……其实,时隔几年后,我们依旧盼着大川回来。在这离老家百余里外的苗寨,这个同姓宗亲的事迹,让我隐隐生出悲戚之情。

我仿佛看到,他开着摩托车,跟着在二级路施工的挖掘机司机,提醒他们的工作人员注重安全;我仿佛看到,他顶着烈日,为群众送上一份清凉;我仿佛看到,他披着大衣,在公路两旁的雪地里插“下雪路滑、注意安全”的警示牌……

天有眷顾,抢救后,保住了大川性命,但左半身不遂,余有后遗症。而今仍需康复训练、疗养。

大川的儿子小平,大学毕业后投入了脱贫攻坚的队伍。“子承父业,志在平民”,父亲是脱贫致富路上的“前行者”,儿子是乡村振兴路上的“传承人”。这,述说了一个个动人的“父子兵”故事,故事的背后,是无数苗山人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缩影。

前些日子,当我再拨打大川的电话时,我激动的心情被那“嘟、嘟……”的电话忙音抚平了。遗憾的是,他此刻正身处大山之外,对于“子承父业”的传统,或许他只是在电话那头微微一笑。

冬月,苗山白雪皑皑、银装素裹,当我再次踏上瑶寨的征程时,看不到憨厚的大川骑着摩托车的照片,不禁感叹,三年前幸好他儿子小平回来,否则大川这一次真的要见阎王了。

如今,小平依旧奔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,继承着他爸的事业,踏着雪辙走着大川未走完的路,诉说着苗瑶同胞“一家亲”的故事……



“高山瑶,半山苗,汉人住在平地,壮侗住在山槽”,俗语言之有理,大苗山深处,瑶族同胞大多居住山顶,印证了“无山不有瑶”之说。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融江片,从巍巍元宝山山脉的林王顶往东,有几个瑶寨,其中江保瑶寨操板瑶口音,穿顶板瑶的服饰。

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五年前,我下到一个乡任职,认识一个长辈——他是苗族人,大块头、大肚腩,大家都叫他大川。夏天,他爱穿背心、中短裤,工作非常有激情,经常热得大汗淋漓,皮肤晒成褐色。

2019年,脱贫攻坚战进入白热化,大川联系良霜村的8个屯,有苗族、瑶族贫困户,脱贫任务重、点多面广、工作量大,样样都得兼顾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是常态。

大川从一个普通的村干,一步一个脚印,转

干后在乡政府工作已有20多个年头,是一名老党员,像“老黄牛”一样勤勤恳恳为村民服务,深得当地干部群众信赖。脱贫攻坚战打响后,他除了做安监局、支部党务工作,还要入户走访帮扶、宣传政策,为老百姓排忧解难。

大川联系的江保屯板瑶寨坐落于海拔800至900米的山顶,常年云雾缭绕,冬月积雪。为帮助他们脱贫,大川骑上摩托车,带上食用油、大米,爬上知东坡,绕过九道弯,行过崎岖的山路,入山顶瑶寨走访贫困户,了解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,送去慰问品。

他所帮扶的瑶族贫困户一阳一家由于缺乏技术、信息闭塞、思想落后,收入单一,导致生活艰难。大川从“就业扶贫”找突破口,推荐儿子、儿媳夫妇参加劳动技能培训,经培训后进城务工,年收入5万余元,当年该户光荣脱贫。

另一户瑶族贫困户赵氏,因家中三妹身体有病,常年需照顾,又要供两个孩子读书,无法外出挣钱,生活困难。大川按相关扶贫政策,联系民政部门,为该户申请了低保;孩子也享受了学生资助政策,解决了后顾之忧。

“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”,大川组织村“两委”干部、党员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致富能手、贫困户代表等进行座谈,大家席地而坐,集思广益,决定发展木耳、禾花鲤、杉木等符合村情的产业。当年,全村有200余户发展种植、种养产业,提高了农民的收入。他的好建议,促成全村从“输血式”扶贫转变到“造血式”扶贫。如今的板瑶寨,通了水泥公路,住上了新房,有了产业,面貌焕然一新。

时间来到2019年10月最后一天,由于加班劳累,再加上脱贫摘帽“双认定”工作要逐一入



□雷琛(瑶族)

树岭村上的人都爱叫他三爷,三爷有三个儿子。

三奶奶去世那年,大儿子奶真十三岁,二儿子奶善十一岁,小儿子奶美才八岁。为了那份爱情承诺,三奶奶去世后,三爷一直没给孩子们找个后娘,自己既当爹又做娘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。

大儿子奶真结婚成家后,在自家的自留地上修了新房住在村东头,二儿子奶善结婚成家后,在村西头马路边修了一座新房做木材生意,小儿子奶美结婚成家后修了新房住在村南头。三爷的老宅在村中,离每个儿子家都不远,走路就七八分钟这样。三个儿子搬出老宅后,三爷就一个人守在老宅中。

三爷的三个儿子都蛮孝顺,曾经都接三爷到自家新房来同吃同住。三爷在每个儿子家都吃住了两个月,虽然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都孝顺他,可时间长了总感觉不习惯,比如吃饭,有时早有时晚,煮的菜各家口味也不一样,晚上看电视总要跟孙子孙女们与儿子儿媳抢着活。三爷说,自己还不算老,还能做一些体力活,在老宅也住习惯了,自己一个人,想早点吃就早点煮,想晚点吃就晚点煮,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、淡自己任选,看电视也没人干扰,于是就搬回老宅一个人生活。其实,三爷是个明白人,是不想打扰儿子们的小家庭生活。

与三爷老宅一墙之隔住着刘大爷和刘大妈,刘大爷和刘大妈岁数与三爷不相上下,刘大爷见多识广,是个很健谈的人,不管是天文地理也好,还是文学电影也罢,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,刘大爷都扯得。三爷一有空闲,就找刘大爷下象棋,听刘大爷侃大山,三爷似乎与刘大爷更谈得来,话题也更多。不像住在儿子家,儿子做事早出晚归,三餐不定点,聚在一起闲聊总是扯不到一块。

三爷的三个儿子见父亲不愿意与自己同吃同住,也默许了三爷一个人在老宅生活。三个儿子每月供应给三爷粮食和一些生活费,三爷衣食无忧。三爷也是个闲不住的人,自己也种些菜。逢年过节三个儿子都抢着叫三爷到自家一起过节,三爷的生活也算是过得有滋有味的了。

时间如流水,几个年头过去了,转眼又到

了今年的除夕。

除夕那天,家家户户忙前忙后,准备着年夜饭,三爷的三个儿子也不例外。这天吃过早饭,三爷哼着小曲去找刘大爷下棋,就等儿子们来老宅叫他去吃年夜饭了。

与刘大爷摆了几盘棋,又聊了一些过年的事,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。刘大爷和刘大妈的儿子来叫他们去吃年夜饭了。可三爷的三个儿子一个都还没来。

三爷回到自己的老宅,等着儿子来老宅叫他去吃年夜饭,可左等右等,天都快黑了,没有一个儿子来老宅叫他去吃年夜饭。三爷是个要面子的人,儿子不来接,他又不好去儿子那吃年夜饭,于是自己生火搞了一顿年夜饭。可这年夜饭吃起来就怪怪的,像被人浇了一桶凉水的水似的,从头凉到了脚后跟。

“平时儿子们抢着接我去过节,今年除夕怎么了?”三爷喝了口小酒,看了看挂在墙壁上妻子的遗像,愣了半天都没明白过来。“这些鬼崽们,过年连老子都给忘记了?我不同你们吃住,是我的错吗?”三爷越想越不明白,越想越来气。

大年初一那天,树岭村上的小伙伴们都起得早早的,到村上的每家每户给长辈们拜年,这是树岭村一直沿袭的过年习俗,也是小朋友们最高兴的一天,因为到每家每户拜年都会给糖果,得红包。

奶美的儿子和奶善的两个女儿一起来到了奶真大伯家拜年,原本期望给爷爷拜年得红包的孙子孙女不见三爷在大伯家,就问起了大伯:“我爷爷呢?”

“爷爷不是在你们家过年的吗?”奶真问奶美的儿子,奶美的儿子摇了摇头。奶真又看了看奶善的两个女儿,奶善的两个女儿也摇了摇头。

奶真这下蒙圈了,急忙赶去问两个弟弟,一问才知道,因为平时大家都抢着接父亲过节,奶真以为三爷在奶真家吃年夜饭,奶真以为三爷在奶善家吃年夜饭,奶善以为三爷在奶真家吃年夜饭,三爷的三个儿子都这么以为,所以也就没去老宅看看三爷。结果三爷一个人在老宅吃了一顿年夜饭。

得知情况后,三爷的三个儿子急急忙忙约好赶紧一起回老宅。

# 走过龙坪的青石板

□田宗乾

龙坪——一个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古村落,带着期待与向往,我再次踏上这片美丽而古老的土地。

对于花坪镇花坪村龙坪屯,算起来我并不陌生。多年前在花坪工作时,去岫木、立坪下乡回来,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车大都行经龙坪,那时从镇里通往龙坪的路一半是泥路一半是砂石路,路面坑坑洼洼,雨天穿着运动鞋走这段路,鞋上、裤腿到处沾满泥泞,人也变成了泥人。如果是乘车,不平的路面会让车一跳三尺高,摇摇晃晃不到一半的路程肚子就被抖得咕咕噜噜直叫了。

不过,龙坪的美景倒是深深吸引了我。整个村落全被茂密的树林包裹着,这里的树绿油油,直挺挺,走在树下,全身的疲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蜿蜒的藤蔓,有的从这棵树伸向那棵树,有的从根部绕至树冠,放眼望去,很难分清是树缠藤还是藤缠树了。农家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,在风儿吹拂下,向四处飘散,勾起了我的思乡愁。山长得很精致,绿树、野花、村落,将整个喀斯特地貌装点得多姿多彩。

多年以后再到龙坪,感觉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政府投入资金加强环境整治、排污系统、路灯亮化、村屯绿化等建设,着力打造古村落旅游线路,建设登山步道等,为旅游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。宽敞的水泥硬化路代替了砂石路,村中小学的教学楼装修得古香古色,教学楼前面的操场全部进行硬化。

我们绕寨子走了一圈又一圈,发现这里的房屋还保留着三百多年前的建筑风格,细数了一下,全寨共有大大小小四十来幢木屋。就是这个古木屋建筑群,吸引了不少学者专家、摄影爱好者和自驾游客。这群古木屋最奇特之处是,每幢古屋全用杉木料搭建,有一层、两层,木屋结构全用木榫头,不用一颗金属钉铆。房屋与房屋之间错落有致,布局合理,美观大方。

最让我感到奇特的还是这里的青石板。据这里的老人介绍,龙坪共有曾、郑、胡、杨四姓家族,全为汉族,因地形所限,全寨的房屋大都建在青石板上。这些独特的石板地基,厚实、坚硬,可预防泥石流等地质灾害,加上石板又可防潮、通风透气好,冬暖夏凉,即使在炎热的夏天,晚上在屋内睡觉仍要盖被子。

老人还说,这些青石板,有的像瓦片一样,下雨的时候,山上的溪水就顺着石板往下

流,溅起一片片水花。水很清,在那个缺水的年代,每到下雨,村民就会用水桶接石板上的水挑回家喝。秋季稻谷收割后,村民还在平整的青石板上晒稻谷,阳光猛烈,石板沥水快,不出一天就晒干了,用碓舂米煮成饭后,吃起来感觉特别香。

几百年来,就是这片青石板,他们就一直这样住着,直到今天,现在未建房的裸露出来的青石板仍有五六处之多。

走在龙坪的青石板上,让我想到了一首诗:青石板没有记忆/打湿/蒙垢/静静地躺着/路人走过/尘埃中尘埃成了泥土/泥土生苔/诉说着雨水的岁月和年。诗人笔下的青石板,恬静、悠长、唯美。龙坪的青石板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就这样静静地躺着,我觉得就是一首歌,它歌唱生活,赞美世间美好。它更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,让人细品之后回味无穷。

沿着青石板路,慢慢地走,忽见一只公鸡在柿子树下觅食,双爪忽左忽右,忽后忽前不停地刨着树叶和泥土,找到食物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,时不时鸣叫几声,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。柿子树上,挂满了一串串又大又红的柿子果,让人直流口水。大黑狗懒洋洋地躺在石板上晒太阳,望着主人摇着尾巴,眼睛扑闪扑闪的,只等主人唤进屋或丢下一块骨头。小猫呆在狗的旁边,用双脚不停打着“太极拳”,狗厌烦了猫的行径,一溜烟跑了。再往前走,只见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晒太阳,兴致地聊着天,厢房旁边的干柴堆放整齐,恭候着主人拿去生火做饭。主人的房前屋后长满了竹林和芭蕉树,地头水柜里的水清幽幽,竹林、木房映照在水面上,俨然一幅古朴的立体画。

我想,当年的农家小孩一定经常在青石板上玩游戏吧,玩累了困了一定会在这上面美美地睡上一觉。而后,又翻开课本做练习、朗读书文,认真地完成一天的作业。抑或是踏着青石板眺望大山,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走出大山,走向外面的世界。而这些青石板,见证着岁月的变迁,见证着龙坪古村落的变化。它就那样一直静静地守护着大山,守护着身边人,就这样躺在尘封的岁月里。

淡淡的烟,淡淡的梦,淡淡的尘。青色的瓦,青色的路,青色的景。这些青石板,经历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,也不知有多少人这样慢慢地走过,也许轻轻一碰,就会抖落一地的故事吧。